四書釋地補

四書釋地三續補目錄

余之釋地也既廣而釋人及物且廣而釋訓詁釋典制矣又續得一百六十二條合前二編共三百條或曰何不遂及其全余曰唯唯否否【補註】史記太史公自序注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夫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之書莫過于此本業以朱子猶言一部論語白頭亦解說不盡顧余何人敢盡學庸語孟之蘊奧雖然書猶天也無窮固天昭昭者亦孰非天乎余惟自扇其螢光而已矣發其石火而已矣【補註】杜牧代裴相公謝狀螢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劉勰新論人之短生

猶如石火烱然以過李白詩石火無留光久之遂得一百二十二條仍曰釋地者意未能忘乎其造端託始也觀者毋以支離誚我太原閻若璩

目

父爲大夫八句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
三讓謂固遜	所以勸親親也
爭民施奪	予所否者
鼻之於臭	攻乎異端二句
子路問成人	饉
天時不如地利二句	而有宋朝之美
以禮食	澤流風餘韻
斯民也三代節	以文王爲所出之帝
天命命	兵

韶舞　　在邦在家

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益烈山澤而焚之　　不多食

侍坐侍侍側　　吾何修十二句

曲肱而枕之　　君子貫元黄二句

晉文公　　無求生以害人二句

微忠以勸　　巽與之言三句

必也射乎　　論語之書獨二子以子稱

湍水　　桃應問曰章

見齊衰者見冕者　有一言

其恕乎　漆雕開

弟子門人　使民以時

六尺之孤　宗廟之禮二句

天下英才　今日舉百鈞

仁者無不愛二句　湯居亳與葛爲鄰

云乎　周公弟也二句

或問子產章　公孫拔

誦詩　子游子夏

四書釋地三續目錄

四書釋地三續補

太原閻若璩原本　山陰後學樊廷枚校補

舉直錯諸枉四句

【原】困學紀聞曰孫季和【補注】萬歷紹興府志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從陸九淵悟心性之學舉進士判邵武軍自號燭湖居士　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余謂此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龍子曰節

源胡朏明曰龍子言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爲不善也某謂貢異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爲言之也夏氏僎曰戰國諸侯重斂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

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

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柯山

此解甚妙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

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

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

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

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

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

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又曰或問禹取民果如助法因豐凶以爲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並見荒於東則稔於西羸於高則絀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上者參差不齊此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計之則上之所得于民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州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蔡曰五畝之稅歲有常科不問其豐凶則貢有如孟子所云凶

年必取盈使民稱貸而益之者矣曾謂堯舜在上大禹成賦而有如是之敝法乎哉

補 維泌貢法非不善論曰蓋禹之貢法謂後世不善用之則可謂禹之法不善則不可今也漸於戰國之弊而以之議禹法是乃日熱無鹽白頭落日之狀而議南威西子非必天下之正色者也按此正與胡氏說同

兵以鼓進

原 兵以鼓進以金退集註亦本趙氏東陽許氏據周禮大司馬之職以辯正不知杜註左氏 補 記 哀 十六年 亦同斯文

孔穎達疏曰周禮是教戰法其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聲**補註**正義聲作擊金以靜之故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艾陵之役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荀子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補註**議兵篇

井地

原井地即井田也集註云爾惟趙氏順孫纂疏曰井地則言其始以地而畫井耳井田則因其田既已成井而言之也亦辨析又曰渚湨地名漢水至其地因以名之尤足證前說之非謬

補章句曰畢戰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棄田籍故井田之道不明也讀地爲田考工記匠人註文公又問井田疏曰彼是使畢戰問今以爲文公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爲文公問也毛詩甫田正義引孟子亦云使畢戰問井田按以考工注詩疏證之漢唐舊本必作問井田趙氏乃依正文訓也毛詩信南山正義又引孟子曰井田不均則知集註井地即井田也更堪取決

後車

原詩緜蠻講義云古人惟尊貴有後車微賤則無之故

孟子前一箇後車即弟子所乘者不然從者徒步矣亦非孟子之輜重後一箇後車即隨以田獵者周禮田僕謂之佐車馭夫謂之從車當時王之所乘以田則木路而已司馬相如子虛賦駕車千乘選徒萬騎揚雄羽獵賦方馳千駟狡騎萬帥可爲孟子作註脚

補命彼後車箋倅車也正義朝祀之副曰貳兵車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

魯平公將出

原孟子書敘法有案伏於前而後隨照應之者若陳良

之徒陳相爲孟子將責相之兄弟倍其師是有首勿敘出詔至末吐露之者若魯平公將出孟子之平陸兩章是盡魯平公何人其肯就見孟子也實以樂正子言樂正子之言遮事不講時方露出於其口最有味孟子之平陸首但及其人之官職耳至其名維何自露出於其人之口其氏維何又補出於孟子之口一層一層方足亦他書中無此法也余向謂古人省言之體者於此尤可驗云【補註】四書辨云孟子反魯終喪魯平公與寘王會於兔繹樂正子備道孟子之賢正此時也

胡氏曰一段

原高氏拱春秋正旨或問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專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福作威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吳楚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

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為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為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

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
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
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
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
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
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
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
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
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邪暴交作臣

弑君子弑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考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成周之命脉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

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為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為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為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卽其取

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即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爲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

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雨水舟楫旣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

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胡氏仍謂是周月只當引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僖十年冬大雨雪之書時者以辨不必及月高氏析猶未精

曰孔子不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託故託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卽可據而行也

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

或問春秋固天子之事而筆則筆削則削豈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考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即所謂筆也如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經

書滕子來朝亦所謂例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篡弒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為子則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為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為侯止可為子歟夫大惡齊桓也於大惡者曾去其所稱之公否乎而顧於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於大惡者曾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顧於朝之者降而為子抑何舛也且滕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緣其曾高以

上之祖曾有朝魯桓之事遂於二百年間皆稱爲子彼則侯爲吾周子焉豈不可笑之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於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

伯之子薛侯之伯桀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己也且有王者起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無與歟曰修則孔子修之事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而傳則云聖人以天自處不嫌於自敘其績不然

貺曰不然也聖人之心蕩蕩平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於自敘亦不以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只直書如何行所無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聖人也且宣公時書公如齊後郎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是歸濟西田者由公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益于邾後郎書曰齊人歸讙及闡是歸讙及闡者由歸益于邾也使不歸益于邾固不歸也茲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後郎書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歸鄆讙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

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者以歸耶讙龜陰田爲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讙及闡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設爲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於天子亦可行賞罰焉噫亦甚

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

或問春秋之說何紛紛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說明則諸說可不辯而定矣曰子何所據乃獨違衆論而力斷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接迹於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永有懼焉斯予明之之意也蓋天

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補】春秋傳說彙纂隱元年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列邦僭亂名分混淆而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耳說者不察而以為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于夸矣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春王正月說曰春秋之作聖

人所以尊王室明賞罰為人君之金鑑編年紀月奉正朔而列其條貫故經云春王正月邱明作傳所以註經則曰春王周正月孔子當周之時紀周之事其編年奉周無疑而邱明必註曰周之正月何哉所以斷後世之惑可以釋然無疑而後儒猶有執一偏之見紛紜評論甚矣學者難明而易惑也註家或以為周改月兼改時者或以為周改月不改時者或以為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引經據典紛如聚訟吾則以本文斷之夫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以成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

元以位三才孔子以周人紀周事必不改時王之正朔後儒以子月爲冬而曰春王正月乃夫子加之非周以爲春也程子胡氏泥於冬之不可爲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以商元祀十二月秦元年冬十月例之故有改朔不起數之辨不知春秋所書皆本周正也以傳證之如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冬至必於子月若行夏之時則寅月豈有冬至之理又昭公十有七年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可爲改時改月之明證而改正朔易服色乃時王之事

非孔子所能自主其書春王正月正所以尊周也以經傳本文參考之可爲的據矣或曰周以子月爲歲首而經曰春孔子旣以子月爲春而又曰行夏之時毋乃自相矛盾乎余曰不然周以子月爲正月所以合天道也夏以寅月爲歲首所以順人情也行夏時者夫子通論百王垂訓萬世春秋尊時王之正朔不書冬而書春乃周之舊制非夫子改之亦非夫子加之也春秋明一王之大統微亂臣賊子使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所以尊王室也尊王室而首僭天子之正朔吾知

夫子必不爲矣聖人之書最爲剴切而後儒推求過甚反失夫子尊周之大旨與其雜引他書以釋春秋固不若卽春秋以釋春秋也知斯義者可以折衷矣朱相國曰春秋之用子正三傳本無異義後儒自生膠葛未覩其通也用子正而不廢夏正者周也汲冢周書所云武王伐商改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則猶夏焉是也知此則無疑於周禮之正歲正月詩之七月四月矣用夏正而不廢周正者自漢太初以來至於今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七政皆從子正起算是也知

此則無疑于正月日至七月日至陳寵天以爲元周以爲春之說矣惟蔡氏所疑殷十二月秦十月不改月似覺參差不知史記成於太初以後其爲追改無疑而班固漢書律志所引伊訓十二月乃冬至越茀祀天非歲首也然則商與秦漢改正則改月益瞭然可識矣

王者之迹熄節

原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也昔人辨之已詳蘿文止此題文猶以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而自民勞六月以下爲變雅自屬作時文者彷彿其末幅并結則妙

絕云詩降自黍離而若葦諸篇猶存之雅之末不忍其遽也矣王絕於東遷而載籍之權復遜之平之終其庸有冀也矣冀之深不忍之至故憂之亟挽之力六經於治亂之際則未有如春秋之志者也即朱子所謂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爲此書甚悉地不濟事者也按若之華何草不黃本作於幽王世豈容不編諸雅余欲改之云詩降自黍離而正月諸篇猶存之雅之中不忍其遽也矣蓋正月有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說者皆謂其道巳然事似周東遷後之詩

云

補 汪氏瑟庵曰明說詩亡何得改作雅亡前人之說皆非也春秋作謂孔子作春秋時非謂春秋之始也前人誤解春秋作故不得不以詩亡爲雅亡耳

魯大師

原 集註於魯大師云大師樂官名於師冕云師樂師瞽者余謂前註不備按鄭康成周禮大師註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賈公彥疏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

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爲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爲小師其餘爲瞽矇也又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凡國之瞽矇屬焉而受其政教故註爲未備或問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不比瞽矇直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安知當時有目而審於音者不以之充乎且大師一則曰大祭祀帥瞽再則曰大射帥瞽三則曰大喪帥瞽師之云爾未見其身之爲瞽也余請儀禮以證曰大射儀曰僕人正正者長也相大師僕人師師者佐也相少師

僕人士士者吏也相上工瞽方有相不比樂正猶周禮大司樂小樂正猶樂師不復言相此有目無目之別也且鄉射禮曰工不興註謂瞽矇禮略也則後曰大師不興亦以瞽矇故或曰然則大師摯以下凡八人皆瞽無目者相率而去爲乎余曰亦不盡爾如播鼗周禮瞽矇掌之眡瞭亦掌之磬師掌教擊磬即教眡瞭也書稱日食瞽奏鼓而眡瞭亦於賓射奏焉想見當日有目者自操其樂器而去無目者憑人扶持之而去安得工畫者畫此一幅伶官去國之圖哉

補朱載堉樂經新說曰大師小師瞽矇眡瞭此四官爲一類蓋皆無目之人及有目而不甚明者若師曠師冕輩是也按此正與閻氏說合

禹貢

原又續載張子韶禹貢論微嫌其中段解釋處未當胡朏明作禹貢錐指改正之曰或問如張氏說則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乃禹之自言也曰台曰朕功歸於巳安在其爲不矜不伐哉曰是無足疑也非獨斯二語益稷篇言之屢矣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

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非禹之自言于帝前者乎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又非禹之自言于帝前者乎以常情觀之於善則稱君之義無乃有違而禹曾不以爲嫌臣曰祗台德君曰迪朕德聖人之心浩浩其天又焉知德之在上與在下也哉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卽此可以知禹矣問者唯唯而

退總之虞夏君臣同心同德元首股肱聯爲一體其更相告語有如此者不可以叔季之人情妄爲測度也

父爲大夫八句

原 湯若士文云今夫葬用爵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者所以之死也祭用祿不及其生猶逮其死者所以之生也是故諸侯而世其貴也有諸侯之禮相世焉必不肯降而自卑庶人而世其賤也有庶人之禮相世焉必不敢引而自尊然則周公之所以別嫌疑也必于大夫士矣故葬以大夫祭以大夫父子世爲大夫者而後可也使

父爲大夫而子則士焉云云葬以士祭以士父子世爲士者而後可也使父爲士而子則大夫焉云云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

原呂成公曰觀書者要當妄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不欲學者持無已之論用爲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已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已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補】汪氏琴庵曰按塾講之言高而無當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學者之治己則然君子之治國而欲不求諸人不非諸人是有德而無禮政刑也可乎哉

三讓謂固遜

【纂】金仁山前編曰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余謂此足補集註固遜之說【補註】朱子或問亦云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則集註固遜宜作終遜　案士冠禮鄭氏註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故韓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某禮辭曰此一辭也某又曰

此再辭也卒不得辭則三辭不許矣書儀禮難讀者其熟於禮乃爾

補 邢疏曰太王疾太伯適吳越採藥太王殁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又程子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二說皆指實言之

所以勸親親也

原 余嘗謂所以勸親親也上親字宜衍以有勸字故子張問善人之道之道二字宜衍以答不貼道字故寇退

曾子反寇退二字宜衍以重上文故去他國之道也不宜云重出此句萬章下篇所無故存之以備後人叅考

爭民施奪

原 新鄭髙氏曰此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卽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張爾公曰如此看方於下兩是故有理會

予所否者

原 集註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 備註 集註考證語見襄二十五年之類因思僖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

水文十三年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宣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襄十九年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襄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襄二十五年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三十一年巳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三年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定六年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又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皆有所字足徵其確但何以用所字未解日所指物之辭余欲易此註曰所指物之辭凡誓辭皆有

鼻之於臭

【疏】凡字有三義一總說二相反惟臭字爲然臭氣之總名也【補註】易說卦傳巽爲臭禮月令春其臭羶夏其臭焦中央土其臭香秋其臭腥冬其臭朽又香易繫辭其臭如蘭是也【補註】禮郊特牲灌用鬯臭內則皆佩容臭又惡氣戰國策其似惡聞王之臭是也【補註】書盤庚無起穢以自臭周禮天官宮人去其惡臭左傳四年傳十年尚猶有臭若鼻之於臭則專指香蓋以下文安佚字例出集註略講義兼指香臭非趙註鼻之喜芬香

攻乎異端一句

【原】孫奭示兒編曰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

已巳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
後明太祖亦暗同此解
補大學衍義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巳或疑是時異端
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
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之
言必有爲而發七修類稾曰荷亭辨論侍御盧格著也
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義治辭則庶民攻之是也擊
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謂擊去異端斯害也巳昨見宋
儒孫奕示兒編內有此說其解尤明白謂攻如攻人之

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可謂簡而明也

子路問成人

原顧涇陽曰子路問成人高存之云此恐是子路商論人物之語非爲自家發問也某閒而豁然余謂此蓋以答處知之不然聖人不如此答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當以圈外胡氏曰解爲確不然聖人不以子路所已能者敎之第難爲作時文者道耳何則作時文者必守註尤必守圈內註黃太冲言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悲夫

補 陳同甫與朱子書曰天地人為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為成人

鼈

原 國語里革曰登川禽韋昭注川禽鼈蜃之屬按鼈介蟲也是亦可謂之禽猶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有鱗者鱗水蟲也亦可謂之獸乃知禽獸所包甚廣不必二足而羽四足而毛者而後謂之也 補證 邵氏爾雅正義亦據考工記及魯語為證

天時不如二句

原業師吳太易先生謂此節兩地利字殊不同上地利是舉偏而言之已足勝天時下地利是舉全而言之仍不能及人和語此時歲在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墓木徒拱著書莫遂恐有名字翳然之慼爲識于此先生諱一清大河衛人丁酉北闈舉人甲辰擬會元後二年卒

補尉繚子戰威篇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又武議篇引此二句亦斷之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按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卿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

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曾見古別典

而有宋朝之美

原而字固發端之辭又因辭抑辭補證見正韻顏師古注韋孟詩學而時習之因又之辭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辭也此章而字則因又之辭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或曰鄭康成箋詩予豈不知而作云而猶與也作與字解辭尤顯此蓋孔子在衞日久見衞之風俗好尚如是故發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般

補宋兩公子朝皆曰宋朝一爲司寇乃桓公弟一出奔

衛宋朝之美是也黃氏日鈔曰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宋朝之美協于經文晦庵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且以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皆是一句而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二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似亦不類拨金仁山謂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每以而字中遞之正與詩箋合

以禮食

原 孫奭疏所謂禮食者案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

焉凡此之謂致妙今講義云以餽請之禮食似不如孫疏之典切

補 左氏襄三年傳與之禮食使佐新軍杜註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補註韋昭曰禮食公食大夫之禮孫疏引坊記云云似不若傳文之典切

澤流風餘韻

原 新鄭高氏曰端毅王公云澤色澤也謂容貌色澤也

補註 列子膚色脂澤荀子悅豫娩澤註顏色潤澤也茲言爲是猶禮所謂手澤口澤者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

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音響不復可知矣故不論君子小人澤皆五世而斬也若如註謂流風餘韻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流風餘韻安得五世斬乎【補註】程拳時亦云按君子之流風餘韻雖百世可也五世安得遂斬且孟子專爲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之足云而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時講小人謂無位者

【補註】禮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此五世卽所

謂以五爲九也自我至高祖五世自元孫至我亦五世按以三爲五則以我之孫至我之祖亦爲五世也

斯民也三代節

原 黃勉齋朱子之子壻也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背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實勝今集註 補註 此段全本攷證

補　金仁山曰漢書景帝紀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朱子于此章舊得其意後得漢史引此以見不易民而化之意遂謂其說按毛西河又謂大全載朱氏註此時其徒王柏親見朱氏改訂註文直至通夜云云

以文王爲所出之帝

原　或問成王以周公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而周公配之其說何據余曰此出陸淳春秋纂例而集註引之第意似信明堂位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謂魯止有周公廟不知襄十二年臨於周廟杜註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孔疏云文二年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也哀二年蒯聵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也此以有功德王命立之與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禮不同緣以魯既廟文王矣又安得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哉渟名為通春秋而實汨之或曰然則自出帝奈何余曰今不可得考矣以臆度之周祖稷殷祖契而所自出者則其父嚳也不遠也有虞夏后並祖顓頊而

其所自出則顓頊之祖黃帝也亦不遠也經傳固無明文事以類推尊其以王季乎或太王乎為文王所自出也或歎曰佳余獨愛宋神宗元豐五年與宰臣論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及遠故于祖禰之外又及其遠祖猶以為未足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神宗聖學高明方能發此萬古不磨之論較之同時儒者欲人於冬至祀其初祖者僭矣晚宋儒者益以未有

本水有源必推至于厥初生民之祖後已者荒矣習其說遂于十年十五年兩設皇初祖帝神牌祀之卒罹火災上視其祖自稱僅知德懿熙仁四代者其識見豈不萬相懸絕哉

天命命

原 陳幾亭曰四子言命凡貫以天者皆理也專言命者皆數也天之明命理也其命維新峻命不易即數矣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理也居易俟命大德受命即數矣五十而知天命畏天命理也不幸短命賜不受命道之

行廢由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卽數矣然亦只言得
學庸兩論若孟子永言配命不貫以天者何嘗非理耶
天命靡常貫以天者又何嘗非數耶幾亭閒此想亦應
失笑

兵

原日知錄謂古之言兵皆指器無有指人言者余證以
四書如足兵去兵不以兵車棄甲曳兵兵也堅甲利兵
王興甲兵動天下之兵兵革非不堅利不以兵革之利
爲兵餽之兵甲不多秦楚搆兵果皆器也可謂確絕夫

必作是解而後可免近日講義去兵是不召募之胡說但謂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梁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項王自以精兵三萬人擊漢軍見於太史公之書請問孫子曰兵衆孰彊蘇秦曰五家之兵章子將五都之兵荀子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豈得謂兵不指執兵之人言邪奚待秦漢下邪要謂五經中無此語則合

補 顧亭林云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云弓矢

圉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左氏僖公十八年傳鑄此兵也若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爲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閔公二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哀公十三年

以皮冠節

原 余旣篤信左傳亦閒以孟子校之則以孟子爲據如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是也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

士不忘在溝壑二語而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柳子厚之所駮不合孟子者三此三者旣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襄十四年衞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昭十二年楚子皮冠執鞭以出則皮冠者乃諸侯田獵之冠故卽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虞人旣至先示以期日卽告以用於某所應殘虞人芟除其草萊爲可陣之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於期所以集衆故曰以旗致民又曰質明弊旗誅後

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者哉孟子緣答虞人以皮冠遂連類而及庶人士大夫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不然世且不識虞人之何故不至而下段議論亦無由發作時文者不體會孟子反據左氏而謂此四招者皆田制拘矣過矣【補註】守道不如守官楊氏以爲非聖人之言沈歸愚曰是論也終無以易之辨見守道論

【補】周官義疏司服皮弁韋弁禮服之冠也皮冠蓋加於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次於潁尾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其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如皮冠即韋弁則衛獻公不釋皮冠正自應

爾孫甯二子胡爲怒乎以其爲田獵所有事之冠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數也　皮冠

禮器圖周禮司常孤卿建旜儀禮聘禮使者亦建旜又司常云通帛爲旜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則卽大赤也旜數未聞準以與命如其命數之說則王之卿六斿公之孤四斿卿三斿侯伯子男之卿則以次第殺焉其張縿之弧亦如大赤　旜

禮器圖覲禮侯載龍旂弧韣司常交龍爲旂考工記龍旂九斿蓋交畫升龍降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此

侯所建也上公九斿侯伯則七斿子男則五斿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爾雅云素錦綢杠纁帛縿素升龍于縿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蓋揭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爲縿屬縿爲旒旒亦曰旆縿以纁則斿綪矣左傳所謂綪茷也升龍素則降龍青矣曲禮所謂左青龍也青陽也素陰也陽在上而降陰在下而升交泰之道也其斿之長短則諸侯齊軫天子則長如大常旂

禮器圖周禮司常析羽爲旌又曰斿車載旌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蓋染羽以

爲旌也旌注干旄而旄又注于干首故名干旌旌

吾不惴焉

原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

補王若虛孟子辨惑曰不字爲衍不然則誤耳范濂石渠意見曰蓋吾亦惴焉之誤辨疑亦曰疑爲亦字然不如閻氏之確

七八月之閒旱

原春秋時晉獨用夏正僖五年卜偃曰襄三十年絳縣人曰是著見左氏傳戰國魏分自晉故亦用夏正著見

竹書紀年補註尚書疏證云紀年爲魏史記魏出于晉當時列國惟晉獨用夏正以左氏驗之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皆謂夏正杜氏亦經註出但未補明一句曰于時晉獨用夏正所以然者可知當孟子游何也成春秋在前見竹書在後故也

梁其通國中正用夏正也乃孟子對襄王仍以周正蓋于時周之天命未改而孟子又未曾臣梁故此亦從來未經拈出者

補金仁山曰孟子篇內多以周正數月按李善注文選引綦毋邃孟子注秋陽以暴之釋曰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又元儒吳澄曰周改月數孟子所稱七八月之間

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皆用所改之月也似不必以未曾臣梁而始稱周正矣

君子疾沒世章

原余每讀南史劉峻傳其自序曰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何其言之悲也

人無遠慮章

原京山郝氏曰居安而不慮危危即生于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即伏于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慮者預備非虛慮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昃月

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神明常醒灼見消息盈虛之理不敢爲貫盈巔滿之事兢業早圖則造化可回雖氣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無矣

譙毀譙譽

原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集註本此

王宮有學

原蒙引云王宮王朝之內也大戴記保傅篇註云大學在王宮之東朱子蓋本于此

詩云實始翦商

原　陶元淳紫司交游中亦稱有才者亦好詆宋儒來告余曰爾雅釋詁明云翦勤也補　惠定宇詩古義亦訓翦爲勤、大王翦商卽王季之其勤王家耳奈何作斷商解害理余曰字固有兩義却相反者如翦勤也亦云斷也子治毛詩乎日讀至于牧之野及敦商之旅猶得解作大王勤勞于商乎紫司猶强辯余笑曰子之契交中沈秋士嘗贈子詩十年以長慚兄事萬卷初開羨後生子不記憶乎子方當開卷之時尙未到開口地于是面赤屈服而去

補 詩閟宮鄭箋云翦斷也周禮翦氏注云翦斷滅之言也詩云實始翦商說文引詩作戩商云戩滅也則漢儒皆作斷商解矣

唯諾

原 集註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諾應辭也字書云諾徐應聲而劉夢吉集有唯諾說唯恭于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納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亦佳

展獲字禽

原　左傳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杜註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吾意必魯孝公之子公子展其人不知有何隱慝死猶為天所降罰既如是惡之矣又何以子孫生有柳下惠出　補註　庾信周大將軍聞嘉公柳遐墓誌銘註云柳氏之先本姓展氏魯孝公之後展禽食采于柳下謂之柳下惠遂姓柳氏　計爾時惠且長矣禮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又不知如何恐懼修省以荅天譴此皆人所未經拈出者　補註　禽是二十字柳下季季是五十字

夫然後之中國

【疏】帝堯本紀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劉熙註曰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補註】書召誥土中大司徒地中當卽此義註精絕當卽補入孟子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當如致爲臣章註中國當國之中也以註方與下中國別又中國爲諸夏稱而中國之義凡有三

【補】趙註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按南夷與中國上下文義貫通此古註之最用意者亦備一說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原　王復禮草堂曰論語止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然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不特兩相照應抑且記事書法之妙正見接輿而歌所以欲下其不復用車字者以有輿字在前也

補註　下車本包氏註而鄭註則云下堂出門或因莊子人間世接輿遊其門與

自莊子以接輿爲名又稱爲狂接輿演其歌辭至二十八句多不用韻此何足信而註家從之竟以爲名非也若皇甫謐高士傳又遠出作論語者之後撰其人姓名曰陸通益無足辨矣

惜乎夫子之說三句

原黃東發曰集註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某按上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所言别有君子之意也張惟適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二句十三字作一氣讀君子卽上文君子說字卽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不合文質不可相無道理總是惜其失言無兩層意

文身

原留青日札曰某幼時及見會城住房客名孫祿者父

子兄弟各於兩臂背足刺爲花卉葫蘆鳥獸之形【補】史記趙世家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因國法甚禁皆在隱處不令人見某命解衣歷歷按之亦有五彩填者分明可玩及詢其故乃曰業下海爲鮮者必須黥體然後能辟蛟龍鯨鯢之害也方知揃髮文身古亦有自按漢地理志于粵已云錄此者見今猶信耳

【補】左哀七年傳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史記吳太伯世家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自序文身斷髮黿鱓與處莊子逍遥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按漢志粵地文身斷髮

以避蛟龍之害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也與史記正義所引同

楚狂歌

原詩本音曰凡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如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韻

補正兮劉昫章末二句即以之字爲韻天作子孫保之之與岐爲韻我將于時保之之與威爲韻賚篇以上之思語助爲韻

余謂亦有以兮爲韻者如鳳兮鳳兮與下衰追韻是又曰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爲一音

補正漢廣一二三章廣泳永方兔爰二章罦造憂覺野有蔓草首章湔婉願揚之水二章皓繡鵠憂斯下首章苞茂好猶生民五章道草

茂苞褎秀好民勞五章安殘綣反諫桑柔三章將往競梗泮水二章藻蹻昭笑教皆平上去為韻谷風五章慉讎售鞠覆育毒中谷有蓷二章脩歎淑抑十一章昭樂慘藐教虐耄皆平去入為韻清人三章軸陶抽好平上入通韻楚茨四章載備祀福上去入為韻余謂故下巳殆二字與上衰追韻且即謂巳而殆而二而字通與上兮衰追巳殆為一韻亦無不可此古人韻而又韻之法也或問亦見諸三百篇否余曰齊風南山篇崔綏歸歸懷為韻即謂歸止懷止二止字通與上崔綏等為一韻陳風墓門篇巳矣與上斯知韻即謂斧以斯之國人知之二之字通與斯知等為一韻亦無不可顧寧人曰當知古人詩無處無韻

不必以後人五言詩兩句一韻法求之

文安則爲之節

原徐方廣此節文結尾云噫吾由是而知縱有大無道之事不能勝天下之安之者矣直說到楚大子商臣曰能一輩人上

法外意

原晉書陶侃傳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最稱妙語顏淵問爲邦註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語尤令人深長思蓋必有關雎麟

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存乎其先者故鄭聲遠佞人此持乎其後者

子退朝冉子退朝

原　于退朝是退魯君所日視之內朝一名治朝在雉門之內路門之外者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庀家政之內朝一名私朝在寢門之外者陳用之誤會國語之文謂卿以下有二朝不知其一仍屬公朝

補註　此章註也似非如卿大夫一朝仍屬公朝何以敬姜曰皆非吾所敢言耶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有從於朝冉有俟於黨氏之溝云云如季氏本有朝在公何頻使從而又何俟焉敬姜明言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君

之官職豈令議於私家乎爲正於此

補 周官義疏司士卿大夫直有二門內朝在寢門外外朝在大門外詩緇衣正義陸德明釋文引鄭注云朝于季氏之私朝集解引周生注云謂能朝于魯君誤矣

韶舞

原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固是而陳氏禮書曰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臯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

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余謂吳公子札之觀樂以歌始以舞終卽舞亦以文武始以韶箾終

補 舜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簫韶九成而鳳凰儀按舞器有簫（左傳作箾）又有干羽故樂則韶舞舞是韶之終則是辭之決

在邦在家

原 讀書劄記曰在邦必達矣何以又云在家必達其實在家難達甚於在邦余謂亦卽齊家難於治國之說

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原〕交龍為旂析羽為旌周官之文也有鈴曰旂注旄首曰旌爾雅之文也集註既用交龍為旂則當註旌曰析羽為五采繫之於旌之上爾雅所謂注旄於干竿同首也〔補註〕本司常鄭註蓋有羽又有旄孟子云羽旄之美范寗于假羽旄於齊〔補註〕襄十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補註〕定四年是陳氏禮書賈公彥言大常而下干首皆有旄羽蓋干首注以旄首注以旌則羽旄所以為旗飾也旂皆有羽旄集註混用旂字又脫旄字並非

益烈山澤而焚之

原胡朏明曰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何也葢刊乃常法閒有深林窮谷薈蔚蒙蘢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殊省人力此聖人變通之智余按集註烈熾也不如用廣韻烈火也爲直捷

補當日蕩蕩懷襄之世藏山於澤環澤皆山山澤不廓清則水道不出而水不可得而治也而此山澤者固盡爲草木之所藪而此草木者又多爲禽獸之所依聚而

纖旃有非燎原之一炬不可者豈必在深林窮谷閒哉況左傳明言閼伯爲堯火正當時未嘗無官舜以山澤之任非閼伯所能勝而特命益兼攝之故曰掌猶曰以虞官掌火官也然則掌火於洪水未治以前凡此草木禽獸益既能殺之作虞於洪水既平而後卽此草木禽獸益又能生之其斯爲聖人通變之智也歟

不多食

原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余謂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耳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

何獨此而忽泛及邪亦不倫矣

補梁陶宏景本草經註曰今人噉辛辣物惟此最常故論語云每食不撤薑言可常食但不可多耳又祝穆事文類聚蔬菜門題云薑不多食引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似先得閻氏之意者顧寧人解曲禮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說者誤蒙上餕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殆似山東人作不徹薑食不多食義卽謂不多食薑同一謬也按李詡戒庵漫筆亦以連文言之爲非

侍坐侍侍側

原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以齒序顏淵季路侍則以德序論當日坐次自子路第一顏淵第二故夫子問志而由先對而回後對也閔子侍側一節亦是以德序閔子少子路六歲但長冉有十四歲子貢十六歲耳蔡虛齋以為此蓋齒序者非

吾何修十二句

原董其昌文講巡狩云彼其五載而一觀有若此者講述職云彼其三載而一觀有若此者講省耕省斂云彼其春秋而一觀有若此者愚謂五載而一觀是巳三載

而一覲是何事案今文堯典羣后四朝乃五載之事王
制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古文周官六年五服一
朝周禮大行人六服有歲壹見以至六歲壹見中有三
歲一朝者此不得藉口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言明王
之制閒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然又是十二年一巡狩
所謂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亦不得藉口且此非董氏所
知意不過見明制外官三年一朝覲遂臆斷古諸侯朝
於天子制亦如此也
石子嵐曰述職爲三載一覲董或據閒朝之說鄭康成

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晏子不嘗舍周禮而泛舉以對也

曲肱而枕之

〔源〕愚幼讀黃淳耀文輒笑其不識字或以爲過予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字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字集註明云去聲奈何通篇俱作臥而薦首者之物解或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伴講亦是無礙予曰只緣承題云至曲肱以爲之枕點題云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肱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須改却題何作曲肱以爲枕以合此文而後免不識字之誚

補佩文韻府去聲二十七沁引論語曲肱而枕之與易來之坎坎險且枕同釋文不在首曰枕枕席之枕上聲如詩角枕粲兮輾轉伏枕皆在二十六寑

君子實元黃二句

原錢牧齋言天啟初湯臨川之仲子大耆偕朱如容掌垣游長安如容盛談時藝稱臨川文如杜詩無一字無出處坐客有面折之者曰左傳陰飴甥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臨川君子實元黃二句文云剛師入君子怒可也改恕爲怒有何出處豈時文應使別

字乎仲子曰嘗有人問家先生家先生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吾此文以毛詩左傳作對也如容鼓掌曰吾謂無一字無來處豈非誠證乎其人俛首而去如容語余先輩文不可輕易彈駁如此愚謂以怒爲怒明係湯氏一時誤用而其子代爲文過取給於口試思此詩乃君子見讒人而怒責之之詞於周師入何涉乎然則君何而可余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僖二十六年傳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兼此二義改作周師入君子恐可也斯無一字無出處矣

補君子卽士次中在位者以迎其君子可直指大會諸侯言趙注謂諸侯執帛疏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案書五玉三帛或出言帛以該玉言元黃以該纁

晉文公

原史記晉世家重耳奔狄是時年四十三又云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果爾誠可爲老然遷多妄說不若左傳國語足信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

子生十七年而亡按此則文公入國甫三十六歲卽薨
亦只四十四耳杜元凱言戰城濮文公年四十安得有
如陳際泰譎而不正文老而舉事故慮日暮而計挺者
邪

補謹按

御製味餘書室隨筆曰唐叔封晉作周屏翰東遷後王
室卑諸侯僭齊桓糾召陵之師葵邱之會爲五霸首晉
文繼之其老謀沉略有過於桓者獻公有五子重耳次
焉公惑于內讒申生死重耳夷吾同被讒逐觀其不訴

負薪不校君命胸襟豈小褊哉彼力不能守盟而行者智早不及矣獻公既沒里丕意在文公遂糾徒作亂殺其君之二子當是時夷吾乘亂賂秦以求立誅戮里丕閉糴背約致韓之敗而重耳不肯因以爲利顛播流離五臣相從處狄十二年割妻子之愛復適齊彼齊姜醉遣醒以戈逐正其不露圭角示人以無求復之意有安富貴之心是其譎也及其答楚子問則喜遇知己申意而談而忍觀脅之辱謝懷嬴之責猶屈于不知己也然後歸國投璧于河以安臣下之心赦寺人披得免呂郤

之難辭秦納王而啓南陽作三軍用原軫出穀戍釋宋圍破子玉之謀全三舍之信一戰而霸業成受王策命車服作宮踐土以盟諸侯三罪服民三行禦狄是其雄才大略出于艱阻更事多而收功速也後温之會召王見諸侯欲以尊事天子爲名而又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則夫子所謂譎而不正也晉文有霸主之才故能安内亂成外治繼齊桓之業而信宣于諸侯其後襄靈成厲不能繼述霸業漸衰然晉猶爲盟主羈縻不絶悼公振之復霸諸侯遂成三駕之績則文公之貽謀垂裕者遠

也嗚呼一驪姬內亂二十餘年凡五易其主晉國幾亡幸天方相晉假手重耳匡扶舊業箕子曰其後必大若文公者豈可少哉

無求生以害仁二句

原屈原懷沙賦曰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洪輿祖補註屈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此七尺之軀哉朱子謂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

敬忠以勸

【原】韓文考異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之例韓文屢見【補註】剝啄行凡今之人急名以官註韓文與多作以此爲最明白者余因悟論語敬忠以勸蓋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使民勸於善也宜補註曰以與也

【補】古以與字通用此在左傳已有之鄭伯謂莊王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此句具有兩層義如楚文王滅羅徙羅子于長沙故長沙有汨羅鄭若滅得徙于楚之南徼爲江南此一義也實海濱楚世家作賓之海濱言不得徙楚境內即塡實于百越之地爲海濱之民此

又一義也又魏書李順傳此年行師當克以不

巽與之言三句

原集註以法語巽言作對而與字之神不出惟左蘿石文云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或有萬端而我之匡救之者止持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巽以與言之而言者之心亦大非獲已矣

必也射乎

原南園漫錄曰集註以惟於射而後有爭解必也射乎蓋以決辭爲義屬上句及必也聖乎則云疑辭屬下句

二句文氣皆同通作疑辭爲順余謂亦非必也決辭乎

疑辭一句中具有二義不寧惟是必也使無訟乎必也

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然

論語之書獨二子以子稱

原 魏華父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

子有子不字**補註**曾子名參字子輿則參參乃服參之遂

參七南反有子若字子有或稱子若

謂是書出於曾門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

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旣

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字或子者又數人然

淵弓至游夏最號高弟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係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閒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所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之則知字不易於子也此亦妙論足廣序說之未備

湍水

原 後漢列女傳孝女叔先雄者其父泥和往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湍爲水行疾者此亦一

證 補註 史記河渠書水湍悍注韋昭曰湍疾與漢書溝洫志注急流曰湍同

桃應問曰章

原 黃緼生有此一章文後四小比云蓋以一夫之命爲輕於天子父之命者此三代以下之論非所施於上古以父子之樂爲不如有天下之樂者此豪傑以下之情非所出於聖人法申於宮禁則人不可妄殺而海內刑

措矣親重於天下則力無所不竭而大孝錫類矣從此看出以天下養養之至來尤稱眞經術也

入公門章

原　汪武曹文講首節云嘗考魯有三門曰路門曰雉門而其最外者曰庫門其制擬於天子之臯門者是也凡庫門與雉門路門皆可曰公門而此誌夫子入朝之始則所謂公門者蓋庫門也夫此門也不惟遠于治朝之堂抑且未及外朝之位講三節四節云曰此君之外朝也云云過此則爲雉門略而不書何也與入庫門同也

入乎雉門而君治朝之堂在焉蓋曾有三門亦有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補註江愼修曰治朝外朝皆平地爲庭無堂無階故謂之朝廷汪氏琬曰此說無所經見直以乘車出入故耳不知古門階左城右平平以便車也左傳鄭子在門臺臨廷門必有臺臺之下則廷耳大夫以下乃不臺門燕朝在路門之內而治朝者乃日所常朝之地也其堂之高凡七尺故其階爲七等諸有位于朝者其位列於中庭之左右而有北面東面西面之別焉夏官司士所爲正其位者也夫子於此兩手摳衣歷階以升密邇至尊在斯時也彼其視過位之時其森嚴固已有閒而況較之入門之始乎

講五節既畢總收云至若所謂燕朝者蓋君退自治朝則聽政於斯而羣臣不從入焉其在公族則常朝于斯而異姓者不與焉故其事不復書也蓋玆之所書者人臣常朝之儀故於治朝之事書之獨詳而必先之以過位又先之以入門以其為常朝所必歷之地而連類以及之所以見其處之各有其節而不敢苟也其自記云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爲制言之庫門之內為外朝雉門之內為治朝路門之內為燕朝治朝與燕朝皆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謂燕朝也玉藻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三公孤卿以下設位於庭中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而所謂燕朝者玉藻則云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路寢即燕朝也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周禮王眡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註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云君燕羣臣則在寢燕

亦有朝但因燕而朝燕禮已有成文故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爲燕朝以此合之公族朝于內朝之文益知異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也蓋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存疑誤以過位爲治朝而以升堂爲路寢之內朝集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爲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況朱子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

何既知此爲最外之外朝庭有三槐九棘者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爲治朝無疑也存疑惟誤以文王世子所謂外朝卽周禮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爲路寢之內朝而不知其非耳余按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此足見韓厥卿也得從景公入至燕朝以兼大僕故

補汪氏瑟庵曰入公門節當通君召使擯至愉愉如也爲一節並非朝君之事諸說皆誤近惟劉端臨論語解

得之

曾子養曾晳兩段

原黄蘊生文中段云蓋至請所與而懼可知也懼中饋之不潔而親以爲不必須至問有餘而喜可知也喜餕食之和甘而親以爲有可共則疾應之曰有而已不必其果有餘也親以爲有餘是卽有餘也眞入神之語

其待我以横逆

原陳幾亭曰横逆二字不可輕看前此須消盡惡機之感若有一毫感召卽爲自取直是當然豈名横逆試看

目前感應作一事到足色妥當便人人愜意出一語到十分的確便箇箇點頭爲人到得顏曾方說得橫逆大賢以下無橫逆

匡章通國章

原 陳大士文本戰國策云章子諫父無殺其母而父卒以殺其妻章子諫父無殺其母而父卒以逐其子責善貼諫殺母上非也余少曾有一作云天下有父責善於子而子不受而父逐之而人絕之可也有子責善於父而父不受而父逐之而人絕之未可也與饒雙峯見合

補章子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爲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出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過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出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惘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于揚其父生前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竟許之而究之矜其遇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所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

合而直不失爲孝子如宋儒楊文靖公張宣公言則其貶章子有太過者

寶珠玉者

原此謂以珠玉作耳目之玩者耳補註王伯厚曰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曰諸侯之寶三若楚語王孫圉曰國之寶六而已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蓋一以祀神一以禳災方獲福矣何殃之有物一也顧所用之何如耳

行其所無事也

原禹貢錐指曰孔書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水此不必到處皆然綿亘千百里遠其實當時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呂覽淮南子水經注衆口一辭豈欺我哉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於一已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曾及皆以爲妄開章壺口梁山第一功便說得全無精彩亦由過泥禹之行水行所無

雅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蔡傳所云則後世築隄疊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並垂天壤矣鯀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余謂如此讀孟子眞可謂通人之識矣

以樂侑食

或問以樂侑食古不獨卿大夫以上且下逮士得毋太驕樂已乎余按顏氏家訓書證篇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

坐調絃未遠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夫古樂府出漢代長老猶以樂侑食復何疑於古

補　按集註亞飯以下當兼下三節諸伶言蓋四飯缺以上歌樂章以侑食於堂上鼓方叔以下奏樂器以侑食於堂下而大師則兼掌堂上堂下之樂少師則貳大師者也故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

射不主皮

〔疏〕陳氏禮書有主皮之射有貫革之射析爲二主皮之射四字見儀禮鄉射禮記貫革之射四字見禮記樂記各不相蒙而集註以貫革解主皮恐非黹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果如集註解則是以軍士武射腦堅穿札之才而興賢能矣豈其然故不考至此因考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庶人無侯

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不待中爲儁非是要不中即不中亦可但取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便可得與於祭以天生有一等文弱之人力不逮遠不能射於百步外何必定主於獲先王蓋深爲此等慮故純乎尚德而不尚力陳用之曰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鄉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用之以詢衆庶在一曰和二曰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曰云云妙在融會二禮而爲言不至執此以病彼眞通儒也

陳用之又曰自天子至於卿大夫皆有大射賓射燕射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

繼以主皮爲鄉射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是以不主皮爲禮射鄉射禮記禮射不主皮鄭註云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論語射不主皮雖係鄉射記文仍當主禮射言之善乎敖繼公之言曰主皮之皮與皮侯之皮不同蓋中甲之革爲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云貫革皆指此也中甲之革犀兕

若牛之皮也爲物堅厚強者乃能貫之故禮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故也

國無遊民

原遊民二字出王制卽游手謂失棄本業者與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者殊不同蓋閒民第無常職耳實爲九職之一轉移執事謂傭作於人轉徙不定也世豈容無此輩來說周禮此一條者曰養生者無一物之可闕治生者無一夫之可怠先王於民隨其所能而任之此國之所以無游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國無游民

原不指人盡務農所包者廣故歸太僕文云奉天下之人以生天下之財自三農生九穀以至於閒民轉移執事莫非與事造業之徒而欲爲浮民不可得得之矣

王宮有學

原 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鄭氏註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劉芳曰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故洛陽記國子學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此又可爲王宮有學及王制大學在郊之切證

虞人

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不敢上儗乎大夫招以旌寧敢進此守官也而即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之前不知于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補註襄十四）齊侯田于沛（補註昭二十）二事與孟子輒駁異

一介不以二句

原熊次侯此題文謂上句成物下句成己出比尤佳云

人必自忘其廉恥而後謂他人之廉恥不足惜與者無幾悔悟之餘遂令無以自處非所以成物也惟道與義可以服人㨿一物而羞惡辭讓之良留於人心者無盡雖欲與之而有所不能矣

補汪氏琰庵曰一介不以與人亦是巳分上事態作成物解支也冉子本不當與粟子噲本不當與人燕豈必爲子華子之計乎此與儲在文爲衛君章文叔齊一邊以全父名立說皆時文中之不緊於理者

羣居終日章

原通鑑晉紀懷帝永嘉三年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宴見即羣居惟說平生常事即言不及義後嗣其殆乎即難矣哉也

曲肱而枕之

原何屺瞻評黃淳耀文云此句枕字釋文集註悉音去聲傍搜篇韻俱上聲訓枕席去聲則引論語此句毛晃曰衾枕之枕上聲詩角枕粲兮之類是也以首據物曰

枕去聲論語曲肱而枕之是也往閑文百詩亦云枕是虛擁非以肱代陶庵不當使別字惜其[illegible]辨故嘗棄而終錄之

闕黨闕里

原 闕黨黨名亦猶達巷亦黨名也闕里里名亦猶史記孔子世家有孔里亦里名也闕黨按兗州府志在府城**補註** 又續云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名闕黨泉此云府城何也東北一里有泉亦以此名若子稱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以化是也闕里在曲阜縣城中至聖廟之東梅福有傳字**補註**當稱今仲尼

之廟不出闕里是也然闕里亦有二一在魯城中一在泗水縣南五十里以孔子生於此遂以闕里名之見史記索隱正義可訶高明博洽如顧甯人先生亦以闕黨卽闕里

謂當棖闑之閒

原 陳介眉曰門兩扉扉兩旁各有木謂之棖 補註 爾雅棖謂之楔註門兩旁木正義皇侃云門左右兩樬邊各豎一木名之爲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鄭註棖門楔也孔疏以爲門之兩旁長木也

當兩扉之合處

又樹一木以當扉常設而不動謂之闑 補註 爾雅橜謂之闑正義士冠

禮云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鄭註云闑橛也曲禮云由闑右李如圭云闑者門中所竪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因有闑則凡出入不能當兩扉之中只就一扉內取中是在棖闑之間矣君出入則就棖闑之間取中而行臣不敢當中只靠邊行立亦如之也明確之至又曰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闑右者自外而言門之東扉也出入皆由此却非盡天下東西有定而左右無定當其自外而視內也閾向北則門之東扉爲闑右不待言及自內而視外也闑向南則闑右不又在門之西扉乎安得謂出入皆由一處今之屬吏謁上官由東

角門入謁既畢䫉從西角門出猶遺意也朱子言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尤非蓋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聽朔此在國之陽之明堂豈屬平常朝門若朝門未有不洞啓兩扉者觀鄰國來聘卿大夫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可證余因悟來聘者所謂闑西乃本國大夫士所出之闑右所謂闑東乃本國大夫士所入之闑右哉至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與本國臣子全無異此又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云爾

侍食於君節

原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君故先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孔子之異於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集註不本玉藻而引周禮甚不合

補禮記玉藻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按此經無君祭之文故集註引周禮云王日一舉膳夫授祭但周禮可以證君祭尚於君祭先飯無明文惟儀禮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

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此侍食於君君祭先飯之確證也然集註云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直本鄭註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也之義又云不敢當客禮也客字仍據玉藻言但恐君命之祭而即先飯君同於膳宰之嘗食故朱子以不敢當客禮解之非眞君命之祭也然則引玉藻固不如周禮爲可憑尤不如儀禮士相見禮爲較著云又按君祭直用祭肺不祭離肺先飯先嘗已前近食後嘗遠食

若爲君嘗食然

原集註此句本鄭氏最妙葢正嘗食則膳宰自取君前之食嘗之此臣侍君乃臣自嘗巳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鄭氏又云於君祭則先飯矣即佘不待君命之祭之意但殊覺渾含誰謂康成學支離哉

見齊衰者見冕者

原有齊衰服之人或三年或期年或三月服不暫釋於其身此見之是眞見其服此者冕孤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元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得燕

見哉此見之不必眞見其服但當服此者故邪昺以見大夫三字疏見晃者得之矣孫學翼曰晃字活

有一言

【原】字作文字解始於秦【補註】秦始皇本紀同書文字古謂之言有一言是也亦謂之文史闕文是也亦謂之名【補註】外史達書名大行人諭書名聘禮百名以上中庸集註文書名是也秦漢以來始有句稱【補註】毛公詩傳每篇之末別其章句古謂之言一言以蔽之是也【補註】騈字類編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疏古者謂一句爲一言又關雎五章章四句疏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亦謂之辭不以文害辭

是也亦謂之章左傳宣十二年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是也

補 以一句爲一言者左氏定四年傳趙簡子稱子太叔語我九言韓詩外傳曾子曰君子有三言是以一字爲一言者戰國策云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左傳疏引易說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漢書東方朔傳云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是

其恕乎

原 此恕字與所藏乎身不恕恕字朱子大學或問分別

最精曰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二者之閒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詳見本書

補 左氏襄二十四年傳恕思以明德補註周書程典曰愼德必躬恕恕以明德李登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

漆雕開

原 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避景帝諱也一部論語紋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閒於有若對君之辭憲問恥疑憲所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縚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補註按閒於伯

魚及退而焉皆稱名茲獨曰子使漆雕開仕則開爲其字復何疑

蓋自安國註論語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者失之

補 漢書古今人表漆雕啟第三等藝文志儒家者流漆雕子十三篇注孔子弟子漆雕啟後王應麟漢志考證引史記列傳漆雕開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按漢人避啟用開故諸記載多以夏后啟爲夏后開微子啟爲微子開此開字在舊經或亦作啟王氏因舉以爲說

弟子門人

原 後漢賈逵傳詒析弟子與門生爲二註未備歐陽公

孔宙〔補註〕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大中夫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伷考宙卒於靈帝熹平四年惟隸釋爲六年正月卒與金石錄異而伷於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訛謬若是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補註〕隸辨碑考載孔宙碑陰凡六十二人有門生故吏名五篆字題其上與書畫譜所述隸釋同按歐陽公題名跋稱弟子門生外又有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適合六十二人之數閻氏祇據弟子及門生人數者蓋本顧寗人日知錄而節文云余按鄭康成傳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是其證也

然論語稱門人者八弟子者三門弟子者二孟子稱弟子者三門人者二皆正屬一人此則古今稱謂之不同耳

補朱竹垞曰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

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按論孟所稱闕云皆正屬一人但論語子夏之門人斷非孔子弟子可知孟子門人問曰恐亦非盆成括弟子也經義考必一一分屬之何歟

使民以時

原吳亦韓來問時謂農隙之時朱子亦嘗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也徒杠與梁成註則云九十月農功已畢可用民力二說不同將

孰是余曰隙字不是當改作畢字蓋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可各於農隙以講習若力役之事惟自九月農務畢起冬至而止無有於春夏者莊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皆謂秋冬際也叅以鄭註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云治宮室城郭道渠蓋徵其用民力於農畢時此等處亦係集註偶未檢不必過泥也補註按畢亦可謂之隙集註以隙字包畢而言蓋所爲使民原兼蒐苗獮狩與夫力役之事也

補謹按

高宗聖製文二集蒐苗獮狩說傳稱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各具時義言固引而未發至所稱皆於農隙以講事吾不能無疑焉夫秋冬或有農隙至於春夏則自播種以至刈穫其閒耘耨灌溉較晴量雨炙背胝足苦哉耕夫蓋無一時之安心息力而謂之有農隙可乎嘗思蒐苗从草獮狩从犬古人制字蓋有深意杜註苗爲苗除害是矣而所云蒐索擇取不孕者猶未免以辭害義夫禽獸固族聚而類處使擇牡而驚其牝則孕者不能無傷

豈育物之仁哉則所爲蒐索者亦以蒐索其害苗爲當
至於獮狩皆从犬則誠守而取之順殺氣而獮之是則
春夏之取獸獸繫乎用秋冬之取獸獸繫乎獸其義明矣雖
然更有說焉古時地廣人希故田或遊獸而有蒐苗之
事以除其害今自腹裏以及邊地壤無不耕安得有禽
獸害苗之事乎若夫圍場之地原自不耕則所謂蒐索
其不孕而肥者與夫初生如苗者以嘗新繹其義亦未
嘗不通而實非古人所解者矣

六尺之孤

原 周禮鄉大夫之職有六尺字賈公彥疏云六尺謂年十五鄭康成註論語六尺謂年十五已下增二字妙蓋寄託者何必定十五歲即十四十三等亦可然以此解周禮野尙爲未成丁者經固各有解與以例孟子適市之童李密應門之童皆曰五尺則謂年十歲者奈何但以幼小混解過至後人動稱三尺童子此又不可以升降皆五年者解矣

補 周官鄉大夫注六尺謂年十五疏古者二歲半爲一尺六尺十五地官大司徒疏引鄭注云六尺謂年十五

又鄉大夫疏喪服傳疏論語正義皆引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孔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玉篇引作可以侂六尺之孤說文云侂寄也

宗廟之禮二句

原 陳介眉自記曰昭穆二字昭取其明穆取其幽穆本從廟主之左右南北而名此章序昭穆句雖兼祖考言亦無不可而朱子以祭統羣昭羣穆咸在與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之故集註單屬子姓亦未始不是但所云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祼將有宗祝有司

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為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為別也先輩文多不深考如王守溪文云太祖而下有列北牖而南面者其子孫之位亦皆因之以為南有列南牖而北面者其子孫之次亦皆因之而居北殊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羣子姓不與焉者子姓兄弟主人之黨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北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

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閒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羣昭羣穆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南因之以居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抑殊不知子姓未嘗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徧列羣廟之尸主已恐不能容况合一姓之子孫昭皆在北穆皆在南雜遝讙譁神人擾雜此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禮各有義例豈如後世家人常祭合族子姓一時其爲拜起者耶何相沿而不覺也陶朴菴文又曰昭穆

之次非特以治祖考也而實所以治子孫以其南面也故謂之昭使昭與昭齒而不混于穆以其北面也故謂之穆使穆與穆齒而不混于昭則又合講祖考子孫混而無別皆未明此題之意者也竊以四書中典制因爲時文壞盡豈過於此故介眉所作文後半幅云凡以祖考有祖考之昭穆子姓亦有子姓之昭穆而並存于宗廟之中乃定子姓之昭穆無殊于定祖考之昭穆而不出于宗廟之禮之外由其禮以繹其意非所以序昭穆而何蓋昭穆者本從祖考以得名在各廟則左昭而右

穆在太廟則南穆而北昭幽明之義也故附必以班尸必以孫而使昭不混穆穆不混昭者上下有常固合都宮而成秩乃序昭穆者更由子姓以起義昭繼以穆而穆之後更有昭穆朋以昭而昭之後又有穆父子之倫也故就列與其行賜爵分其等而使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尊卑不紊尤因入廟而加嚴武周于此見遠近之別焉見長幼之殊焉見親疏之殺焉蓋仰承者七廟之尊崇旁列者天潢之蹌濟而一以昭穆序之則凡在昭穆者皆得與于祭所爲繫姓綴食以聯其情且各爲昭

穆者無敢越其班所爲別嫌明微以定其分余謂定其分聯其情亦即傳錦泉文中族繁則易亂世遠則易疏之義耳

補 禮記義疏祭統三時皆祫三昭三穆之主皆聚太廟則羣昭羣穆之子孫亦皆序太廟若春禘則各于其廟亦惟當廟子孫入耳　又太廟序昭穆惟就始封之祖序之如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列第一行號仲虢叔王季之穆列第二行管蔡十六國文之昭列第三行邘晉應韓武之穆列第四行則親疎了然可見若就今子孫昭

穆爲行則親疏全無辨矣又祭時在室俱西面在堂俱北面安有父南面之理

孫類中庸因孫疏云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時未見此書只以意料

後來始見乃知學不可以不博也

義門讀書記注中只說左昭右穆不說南昭北穆則兩節相承說至末節中始推而及之於大禘也宗廟之次

按次乃廟制之次子孫亦以爲序按亦字上先補羣廟之主

天下英才

原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

齊語補註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補註蜀志諸葛亮傳云爾若集註盡得一世明睿之才便說似王天下矣

補汪氏瑟庵曰此一句品地極高孔子而外即孟子亦自鼎歉然蓋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也如孔子但得顏閔諸人出其門下即可極大觀而無憾矣

今日舉百鈞

原陳幾亭亦有發人所不到處謂孟子忽舉百鈞人情

難推盡言人之不爲非不能只宜取喻於徐行後長方與前爲長者折枝一例不宜取喻於力人皆可以爲堯舜不問人皆可以爲烏獲也言辭小失正不必爲孟子諱

補 孟子忽舉百鈞人情難推正與排淮注江違却地勢均爲行文失處論衡效力篇云世稱力者常褎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

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觀此猶得云人皆可以爲烏獲乎

仁者無不愛二句

原　顧朗仲曰孟子原以急親賢爲急當務故下節只說不知務可見論仁卽是論知無二項也此等須融會章旨始得者何屺瞻曰何待看下節上云當務之爲急本題云急親賢之爲務語脈正相承故許𣁋二句文起講云善治天下者則莫不有所務矣而當務之急孰急於親賢此非知者不能知也亦非仁者不能行蓋自古稱

至仁周從大知中出也

湯居亳與葛爲鄰

原太平寰宇記亳城在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春秋莊公十二年宋公子御說奔亳孟子云湯居亳與葛伯爲鄰補註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史記注亳都亦在梁國故日與葛爲鄰今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相去八十里

補按穀熟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寧陵縣今亦屬歸德府

云乎

原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此外惟公羊莊二十四年傳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修云乎何休註曰云乎辭也

補 書酒誥劼太史友內史友劼惟爾事蔡傳曰友曰事者同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按子思稱古人言當即據書文豈曰友之云乎猶云豈特曰友之云乎

周公弟也二句

原 朱子曰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以爲周公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却出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

之心如此

補 書金縢傳武王崩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于國白虎通姓名篇不以周公列管蔡前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較確

或問子產章

原 艾千子評張元或問子產章云開開開說似史三小傳汪鈍翁駁之云史記兩人合傳如廉藺范蔡之類三人合傳如田竇灌夫之類甚至十一人合傳如酷吏之

類無有不穿敘者其他如孟荀如屈賈如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無事可穿則用文章聯絡之若一篇中每人閒閒開說者甚少後進讀書當自出手眼萬勿隨人脚跟也

公孫拔

原 何屺瞻云公孫拔釋文作皮八反王厚齋謂集註蓋傳寫之誤明初人不加是正今毛氏所開十三經中并孔註反改爲枝矣是可一拊掌也 補註 按論語邢疏俱作枝

補 金仁山云按左傳及註當從公叔發定十三年傳戍

也驕注成文子之子補注世本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生文子拔〔傳作發〕拔生朱爲公叔氏鄭康成云朱春秋作戍然則世本本作拔後誤爲校耳

誦詩

原湛園劄記〔補註〕湛園札記姜宸英自序稱閻若璩欲改札記爲劄記竊以劄乃古人奏事之名不見經傳而在傳爾雅註中皆有簡札之文故不從其說曰孔子曰誦詩孟子亦曰誦詩〔補註〕程是庵曰詩有音韻可節故曰誦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

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衰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各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苟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

補周官大司樂鄭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賈疏倍文曰諷者謂不開讀之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皆倍文但諷是直言之無吟詠誦則非直倍文又爲吟詠以聲節之爲異文王世子春誦夏絃注誦謂歌樂歌樂即詩

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

子游子夏

原 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 補註 杜詩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各升堂正皆指年少言

補 沈歸愚吳公祠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非後世辭章之學比也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陶詠猶舞諸節其間共一十

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知矣朱竹垞文水縣卜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也是則子夏之功大矣

樲棘

【原】孟子集註樲棘小棗非也案爾雅樲酸棗說文棘小棗惟詩詁方合而一之實酸者爲樲棘然亦曰酸棗非小棗也趙岐註樲棘小棘所謂酸棗是也

【補】爾雅邢疏棗樲酸棗孟子樲棘齊民要術孟子曾口樲棗藝文類聚孟子養其樲棗埤雅於文並朿爲棘重朿爲棗棘即棗也或當指壺棗言之

舜禹益避位

【原】蘇子由古史疑舜禹益避位之說爲妄孟子或問亦

嘗辯之然不及所作餘論爲尤精愚故備錄焉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厄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

惕然於中而不遑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告其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强取之乃爲逆儌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

焉蘇子蓋賢共伯而猶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
宦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
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
乃欲以是而言聖賢之事其誤甚矣

序說註趙氏曰

原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以爲孟子云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與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

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愚謂是固然矣然終未及孟子之知禮請與孟子之知禮者當以何語人多未應愚曰觀任人有問屋廬子一章可謂知禮者莫如孟子矣

補 高似孫曰學必孔子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郝敬曰趙岐謂孟子通六經（題辭作五經）尤長於詩書按孟子言四端即易之四德也仁義即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即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即易窮理盡性至於命也兵

貴人和得諸疏養大體得諸頤聖人於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妄與王驩稷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其於書也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後張霸之武成孔安國之古文皆以魚目亂珠乃知孟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邱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此千古學詩心法孔子與賜商言詩意正同然則知詩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仲尼獎五霸率諸侯事盟主此無稽之言諸傳皆紛紛語夢而獨孟子謂五霸三王之罪人春秋與檮杌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於先王之禮巡狩述職班爵祿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徵典要可信可傳其言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其論禮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云云故達禮樂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也

狗彘食人食二句

原陳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贊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饑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愚謂從此看出常平法可謂妙解然皆未確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者耳正不必泥班志

補陳氏經筵孟子講義困學紀聞及孟子集疏並引之

而於班氏食貨志下各缺贊字按周官司稼視年之上
下出斂法管子國蓄篇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
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又曰民有餘
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
以重趙注亦言人君不知以法度檢斂鶴林玉露云狗
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
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發之
惟鹽鐵論水旱章及陸宣公奏議皆引作檢

徐氏曰下士二句

【原】集註徐氏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按禮王制曰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云云又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云云可見下士之祿有定數不比庶人在官者受祿於官其祿之多寡則視事之煩簡也至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自斷圭圭田而言【補註】趙岐云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朱子引入此註中似誤甚

牽牛章

【原】寧都魏叔子禧手評孟子牽牛章一篇又曰此篇得

力從哀公問政章來問政章結穴在一誠字有許多含
蓄頓挫如前說五達道三達德却下一句所以行之者
一也便住後說九經又下一句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
更特起察邇添出凡事豫則立一節然後從獲上信友
一路推出誠字來半章前後兩截則盡反其本矣及贊
嘆明君制民之產處正與相似特聖人規模氣象又不
同耳然作用才情到孟子方發皇精采學致君者當以
孟子此篇爲本【補註】李安溪云前半章發其仁民之心至老吾老一段結後半章導其仁民之政至五畝之宅一段結按此語亦分明

今茲未能

原 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杜註云今茲此歲 補註 宣十二年昔歲入陳今茲入鄭襄二十八年今茲宋鄭其饑乎又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昭十年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十一年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 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任地篇 補註 史記蘇秦傳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鶴言曰今茲寒 補註 庾信小園賦鶴訝今年之雪亦以今茲作今年不滅堯崩年 按趙註亦云今年未能盡去

易耨

原趙氏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愚謂卽朱虛侯劉章爲高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與上深耕字相對趙說爲長

按呂氏春秋載后稷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亦此意

補爾雅所斸謂之定說文齊謂之鎡錤廣雅定謂之耨釋名耨以耡嫗薅不也周頌良耜云其鎛斯趙以薅荼蓼毛傳以鎛爲鎒本或作耨高誘任地篇註耨所以芸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閒也莊子外物篇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是耨所以入地去草以植其苗故易云耒耨之利

巫匠亦然

原 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卽孟子巫匠亦然意又云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是豈術驅之乎抑法使之然嗟乎奈何治天下而用此等法哉

補 汪氏瑟庵曰古今雅俗字義不同如匠之一字今以爲百工通名古所謂匠則專指爲溝洫宮室棺槨者河之一字今以爲流水通名古所謂河則黄河也書之一字後世以爲典籍通名古所謂書則尙書也

昔者

原 昔者有昨日解無前日解解之自樂正子章始非也趙氏註謂昔者往也數日之間也尤非蓋昔者仍昨日耳弟子於先生自宜朝至而朝見暮至而暮見越翼日已不恭豈有樂正子而至遲三日者乎猶不自覺乎

補 昔與夕古字通亦訓爲夜穀梁莊七年辛卯昔傳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左傳哀四年爲一昔之期弟子於先生自宜朝至而朝見暮至而暮見蓋朝見曰朝夕見日夕古人原有夕見禮故昨日更不如昨夕之確

孟子將朝王

原古者雞鳴而起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時也愚初解如此復閱趙註云寡人若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以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既惡寒大廷之上與道途奚別焉而爲此日出視朝之常語耶案此上朝字當讀住齊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孟子則不悅其來召以疾辭語頗直切一時情事可想

補大學衍義曰孟子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之禮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亦託疾而不往也郄王有寒疾而仍欲見孟子此疾之欲見人者乃所爲寒疾也與周官疾醫秋時有瘧寒疾左氏昭元年傳陰淫寒疾不同秦越人難經五十一難曰病有欲見人者有不欲見人者欲見人者病在府也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府者陽也陽病者欲得寒之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左昭四年傳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如孟子云云則王欲見孟子而來召不

過托名寒疾明欲見之切耳趙氏以爲有惡寒之疾不如朱子云王不知而托疾以召孟子極融渾

五伯

原 崑山顧寧人炎武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凱註左傳成二年者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有春秋之五伯趙臺卿註孟子五霸章是今集註並列二說而無折衷非是當止存趙註蓋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爲盛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寧人欲去宋襄而進何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

其有志承桓故並數爲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邵

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

五伯夫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也

霸且不出仲尼後哉

臣謹按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宋襄公論曰王道衰而二伯

之職廢於是乎有霸霸之興自衰世始也當春秋時諸

侯侵畔強凌弱衆暴寡無方伯統治不朝王室有年矣

齊桓晉文挾天子以令諸侯葵邱之盟河陽之狩雖無

實力於王室然率諸侯以朝周尊卑分而霸業定春秋二百四十年閒未有如二君之盛者也宋先代之後賓客之國也齊桓爲霸首重得宋每會先從三十餘年武勇不黷民不知兵宋國號稱無事焉襄公乘數十年培養之餘復際齊桓謝霸之初奮志有爲首定五公子亂立齊孝公救孤恤寡當日內外諸侯未嘗不大有望於襄公也而卒之身死國辱爲天下笑不惟霸業未成無齊桓晉文之烈且無鄭莊齊僖之强其故何歟襄公以不仁之資虛名取禍不度德不量力知賢而不用也孟

子曰以力假仁謂之霸宋國之力自固有餘服人不足襄公方見齊霸之盛而遂值其衰敗齊師於甗圍曹不服執滕用鄫一歲之中三國俱病襄公視霸業易圖以爲代齊桓之盛未爲難也其視霸也易故其志遂驕伐三國而心不足覩天下諸侯皆可以僞欺假取喣喣子子之仁義所謂以人從欲尙有濟乎旣而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嗟乎宋亦愚矣中國之所日患者止一楚耳齊桓公經營二十餘祇合天下諸侯以伐楚召陵一盟僅獲責貢歲爾宋國輒欲主盟以挑强鄰之釁楚

覩虎視眈眈竊窺中國無隙可乘因襄公之召聯鄭以伐宋自此楚益強橫宋襄實啟之也楚成王佯許其言以誘之秋執冬釋宋之無君也三閱月矣襄公身罹其難尚不悟而伐鄭敗泓傷股身死可哀也夫叩鼻衈社小國是忍重傷二毛强敵猶恤師敗自解尚曰王者之師其昏愎無恥可知矣初公之立也以子魚爲左師自是以來每舉必諫倘用其一言猶可弭禍襄公知其仁而不能聽其謀愎諫自用莫此爲甚徒要名於當世貽笑於後人也豈不傎乎

孟子置博士

（原）趙岐序孟子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朱子謂此事在漢書幷無可考愚謂漢書固有是說但未見儒林傳不觀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乎書云孝文世尚書初出於屋壁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爲置博士諸子傳說卽孟子等書也後罷之則以董仲舒對策專崇六藝云 案皮日休亦云漢得孟子置博士以專其學

補　按董江都對策曰堯禪位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無可避乃卽天子之位此段文全本孟子可爲孝文時已立孟子博士之驗

讒諂面諛

原　魏叔子日錄曰與諸生論讒諂面諛四字面諛者稱譽順從而已諂則加甚焉卑汚典媚無廉恥矣讒則又甚焉亂是非排忠良害人誤國矣然其端皆自面諛始人只一好人順已流弊便無所不至其在已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驕恣好諂矣又久之蒙蔽昏昧好讒矣

其在衆人也初面諛者得售闇風而諂者來矣諂者得售闇風而讒者來矣其在一人也初投我以面諛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諂矣我安其諂而彼更進其讒矣此皆人已必至之勢故君子愼其端焉或問何以不言面諛諂讒曰讒諂面諛其猶恒言天下國家之義乎

東里

【原】東里子産嘗補註曰列禦寇稱東里多才【補註】仲尼儒其彼子産之流風乎

【補】程是庵云東里鄭地名馬融注子産居東里因以爲

號列子云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是也四書備考引東里子及東里槐誤

奄飛廉

原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成王初猶與三監淮夷徐戎並叛至復與淮夷叛故書數其罪至于再至于三蓋奄夷也秦本紀柏翳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中濟在西戎實生蜚廉則飛廉亦夷也當於周公相武王節註出以爲下文兼之張本

子見南子節

原金仁山曰揆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難以明言者蓋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若明言其爲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亟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爲誓欲學者知反此心也

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爲女樂也而以膰肉去孔子去衞爲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招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

補史記南子使告孔子謂四方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此與儀封人請見何異正以無典禮可引據也有則據禮以要之子路夫子俱無辭矣王莽傳注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此亦可備一說

曾西

〔原〕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鬭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愚謂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

〔補〕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曾子疑是曾申曾申受詩於子夏受春秋於左邱明以授克與起爲是李克吳起皆曾西弟子矣大學衍義亦

曰曾西曾參之子

問津

原水經注南陽棐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註宜採入

補括地志黃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

今之樂由古之樂

原或謂愚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歡樂之樂但古之

樂三字別未見愚曰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與因憶韓文考異送孟東野序三子者之鳴信善矣下朱子曰方本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蓋左傳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公似偶用此語朱子之博極羣書而復細緻如此

而居堯之宮

原 炳燭齋隨筆曰陸德明論語音之失曰北人則而如靡異今經傳中多有之孟子而居堯之宮而當作如小雅綢直如髮如當作而是也 補註 易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虞翻解而如也書顧

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爲如詩垂帶而厲箋云而亦如也在傳隱七年歃如忘服虔曰如而也春秋莊七年夜中星隕如雨註如而也僖二十六年室如懸罄註如而也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註而何如何襄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註云若如人蔡邕石經論語何而德之衰也莊子云何如德之衰也孟子九一而助趙岐解而如也望道而求之見集註而讀爲如按而主牽疽與待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而字亦當讀如

不挾兄弟而友

原　魏叔子日錄曰與諸生論不挾兄弟而友可見兄弟不但天倫樂事亦是勢利妙物竟與長貴一般可挾阿柴折箭之喻最爲明確

補　魏書吐谷渾傳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代長子也阿豺

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按此即阿柴折箭之喻也汪氏瑟庵曰兄弟據爾雅母與妻之黨也如俗解則仍是不挾貴矣儀禮石經校勘記喪服經傳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考古人昆弟不稱兄弟凡稱兄弟皆疏遠者上節注云兄弟猶言族親是也

五畝之宅

原 炳燭齋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

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聞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筭不過七萬二千九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濶九軌又六鄉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兮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以上諸項處於王國之中必三分去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已七

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卽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爲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便可造屋三四閒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也愚案此說煞是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

案古者步百爲畝古之百畝爲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則古之五畝僅當今二畝零二十步耳仲恭似未曉此又案步有二義一舉足曰步司馬法六尺爲步仲恭有地二十步乃一舉足步之步非古司馬法田用司馬法建步立畮正其經界見漢食貨志【補疏】趙氏曰古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則五畝止當今二畝二十步尉繚子曰

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則民宅五畝僅得大夫士之半也周制以漸而降蓋如此

補 禮記義疏王制量地制邑度地居民二語曲盡居民之道蓋邑卽今之村落必因地勢之環曲高平寬廣者爲之地勢小則邑小而民居少地勢大則邑大而民居多故論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一舉其至小一舉其至大而或數十室或數百室無定可知矣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大約在此邑中去田亦不甚遠故牆下之桑匹婦蠶之而農事之殷則亦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也就邑視田則謂之出就田視邑則謂之入耳若所謂中田有廬

則在五畝之宅之外卽田畔處稍苫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故曰廬明非宅也曰疆埸明不在公田中也曰有瓜明不可植桑也此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之地迥別惟耕夫在焉故婦女自邑來饁也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則據詩中田有廬爲說鄭賈謂五畝之宅皆在都城中則據周禮以廛里任國中之地爲說班趙合之則以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應各得二畝半知都城亦二畝半爲說而不知皆非也若如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則惟商助有公田耳夏貢無公田民無居乎如鄭氏

謂五畝之宅皆在都城則天子都城方十二里大國都城方九里次國方三里小國方一里舉一國之民入處於此何以容之如班趙謂都城及野各半則用參用貢助國中使自賦者宅止二畝半乎且自國中至近郊五十里遠郊一百里更遠而邦甸二百里家稍三百里皆民田所在都城相去遠數百里近亦數十里當春夏之交蠶事正急農事方殷若婦隨在田則廢蠶功婦留邑治蠶則農自執爨若使婦在邑治蠶且餉則豈有隔數十百里而能饋餉者且冬皆入國中則近郊遠郊以及

何稍數百里無一爨烟人迹乎故知邑之必與地相得民居之必與邑相得則知凡民所聚居皆謂之邑而所授之田即與其邑之居相近斷不可如鄭賈以邑專指君之都城知十室千室皆可謂之邑斷不可如何之以邑必八十戶熊之以邑必三十二家爲定知制祿皆起於公田之百畝而倍之三之四之十之則斷無以二十畝爲廬舍而下士八十畝不得比農夫之百畝若以別井制祿則是分田定而制祿正不定也先儒惟季氏國中之廛市廛也農民之宅鄉里也二語辨析甚明古如

是今亦如是山川沮澤之地隨地皆有邑居而度地居民之法瞭然分田制祿之法亦瞭然矣

禮記義疏檀弓下鄭注以廬居爲賣宅舍未是古者五畝之宅受之於君非己所得賣也

集註援引多誤

原按張南軒有言爲治者多不本於學而爲道者反不涉於事說者謂括盡漢以來俗吏儒生之病余謂儒生不獨如是卽生平所撰之傳註一涉事援引多誤朱子猶不能免故余少嘗習集註時心生疑議今老矣當爲

世歷數之如季文子實始專國不待武子【補註】左氏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二十五年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註文子武子平子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則政逮大夫四世當云文子武子平子桓子昔史墨對趙簡子謂魯自文公薨而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政令於是乎成皆謂文子若武子始專國武子立襄五年耳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政將誰歸乎

蘧伯玉不對而出無關甯殖【補註】孫林父謀逐君在襄十四年甯喜謀弑君在二十六年蘧無甯殖此甯殖當是甯喜喜者殖子也王厚齋云甯殖當是甯喜

子糾兄而非弟【補註】毛西河云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以漢文淮南王兄忌諱故稱殺兄爲殺弟此在韋昭已明註其下無容錯者四書集註補鄧蟲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

曾西子而非孫【補註】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元持首曾華抱足華卽申之字也禮記檀弓曾元曾申坐於足毛西河云其所以字西以申枚爲西方辰與楚鬪宜申令尹子申皆字子西並同　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補註】殷本紀武丁祖庚祖甲廩庚廩辛庚丁廩辛武乙太丁帝乙受辛是也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以祖甲至紂謂之七世加武丁祖庚爲九世　昭陽敗魏亾八邑而非七邑【補註】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此襄王事與惠王無涉　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餘當作一【補註】史記齊太公世家桓公四十一年是歲管仲隰朋皆卒　孔子卒至孟子遊梁百四十餘年餘當作四【補註】金仁山云邵子經世書孟軻至梁上距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則四當作三　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當作八百五十年　程子生乎千四

百年後補註宋史本傳曰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當作千三百四十餘年

定公十三年去魯三當作四哀公之十年自楚十當作六勞心四句皆古語四當作六補註張優若曰孟子或勞心或勞力一段註云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初學多疑四句所指乃有誤以食人食于人爲孟子之言者註蓋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緊承故曰其爲古語無疑獨下文四句恐人誤認故但註曰四句皆古語其實古語本通六句也

梁惠上下本一篇一譌作二七尺曰仞用包咸說奈與趙岐八尺曰仞不合補註許慎說文孔安國古文尚書傳顏籀漢書食貨志注云八尺曰仞鄭康成禮記注陸德明禮記釋文皆云七尺曰仞又有云五尺六寸曰仞者應劭漢書食貨志注四尺曰仞者考工記匠人疏引王肅說莊子庚桑楚釋文引小爾雅廣度是

二十兩爲鎰用趙岐說

奈與國語二十四兩爲鎰不合〔補註〕晉語黃金四十鎰註二十兩爲鎰儀禮喪
服篇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註二十兩日溢趙氏以
鎰爲二十兩朱子從之賈逵以溢爲二十四兩方以智
通雅二十四兩爲鎰按當以二
十四兩爲是合三鎰之數也　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今
但曰幼五尺之童謂年十歲今但曰幼小不衣冠處謂
說苑而爲家語〔補註〕說苑脩文曰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又曰子桑伯子易
野欲同人道于牛馬〔集箋〕云同人道于牛馬句亦非孔子所譏農家者流爲班固而爲
史遷〔補註〕金仁山曰太史公六家指要無農家至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班固曰農家者流
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至
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至
於文武改文武而爲文王行年五十同六十而爲莊周

補註莊子則陽篇云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王安籍讀莊子有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語而先發後開胡傳集註襲之且不云淮南子而云莊子

原非謂仲尼練冠縓緣儀禮何曾以嫡母滅夏后相乃寒浞而非羿去齊司寇則適衛而非齊蹙頞之頞謂鼻

𡸂折枝之枝謂肢體北牖宜依儀禮牖作墉補註古室無北牖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西正南望開其在北祇有牆名北墉儀禮士居適寢東首于北墉下是也其或北墉啓一竇則名曰向而冬則塞之此七月詩所云塞向墐戶者若竟啓一牖則亳社之制郊特牲云亳社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此喪國社屋毀將者可居之喪大記有北牖字前儒謂是墉字之誤正義音容麻衣宜依儀禮上增麻晝邑宜依史記爲晝澅河宜依爾雅爲

絜沂水之內無溫泉與城之東無尚山史魚史氏也非宮名柳下惠柳下食邑也非居周公以聖人為兄弟所

補正 毛西河曰宗國大宗之

宗故曰宗國云爲長者非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自爲之宗祇以大宗稱宗國而其餘同姓諸國皆稱小宗但大宗以別子爲之皆天子諸侯之次嫡弟無次嫡則長庶弟立爲宗子卽大宗也以分爲別宗故稱別子其再有諸弟則小宗矣春秋傳以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共十六國爲文王一宗專以魯爲大宗之嫡而十四國爲小宗故以世次言則伯邑考爲長嫡武王管叔爲次嫡不及周公而以宗法言則武王以次嫡而爲君宗之宗管叔受誅國除遂立周公爲大宗虞仲非仲雍爲句吳君長者故曰逸民疑別一人是曹交以國爲氏非君弟也惠公小國之君非費邑也盈之

爲臧不勝字勝音升見孫氏疏公叔文子爲公孫拔寫作枝見陸氏釋文儲子齊人也與後齊相也幾二人所從學琴者本衛師襄子乃二人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盤沐浴之盤本孔疏何如用葦昭註槃承盥器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本左傳何如用毛萇詩傳下邑曰都磯石激水改作水激石非蓧芸田器相承爲竹器非〔補正〕論語古訓包曰蓧艸器名也某門說文云蓧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門以杖荷蓧是蓧爲正字釋文又作莜莜者是也作條者假用也今作蓧蓧俗或不省也皇本作篠集解包曰蓧竹器蓑疏以杖擔一器籮籠之屬竟誤以經文从竹那本經文雖作蓧而注竹器則承其誤惟史記集解引作艸器

臭說文合今據正之丁教授曰說文云娶呂足踢夷艸从𣶒从殳春秋傳曰娶夷蘊崇之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納于足下手持一杖目足踢艸入泥中名曰脚踹是可為論語以杖荷蓧植杖而耘及說文蓧字娶字之證丁得諸目驗云

毛老也見周禮非髮色之謂胖大也見鄭註非安舒之謂厲者辭之確厲嚴正也字訓無確義也辭者說之詳辭亦說也古語不厭複也戟有枝兵戈平頭戟其器各別不得即以戈作戟解

補註 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矩而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上達者也賈氏公彥曰必知三鋒胡向下也三鋒背向上者無用也觀春秋傳言衛公戟其肘史言戟手罵之則援上向可知晉人以戟鉤欒樂而殺之宋狂狡倒戟而出鄭人於井則胡之下垂者也楚武王荆尸授師子而先儒謂之戟書一人執戣一人執瞿而先儒以為戟則

錢之異名多矣虞澤獸陰鹿山獸陽其類各別不得如鴻鴈作

大小解符節本二不盡以玉爲之【補疏】周官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門關用符節小行人門關用符節以竹爲之輅名起虞不待至商有之【補疏】禮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周輅所辨在周禮巾車一玉二金三象四革五木商輅所辨木輅第一推作大路先輅次之次輅又次之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次輅七就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正商輅等殺之準如尚書大輅賓階是玉輅春秋傳先王分魯衛以大路皆是金輅故明堂位直日大輅殷輅以殷大輅卽木輅故也中庸帑指子孫孟子帑指妻子此隨文解之爲得【補疏】案說文無孥後人所造帑在巾部金幣所藏左傳鳥帑帑爲尾鳥之後也故人之妻子亦日帑左傳秦人歸其帑詩日樂爾妻帑毛傳訓帑爲子俗讀帑爲吐蕩反因作孥以

別之由是奴帑孥相亂而不可復辨矣鄭司農解周官引書曰奴戮汝漢書王莽傳註奴戮戮之以爲奴也則孥當作奴明甚秦誓囚奴正士論語箕子爲奴許叔重曰奴婢皆古之辠人也司厲職其奴男子入于辠隸女子入于舂槀罰弗及嗣帝之德也辠人以族受之　楚辭殘也收帑之律始于秦古安得有帑戮之刑哉

幼艾指女色戰國策幼艾指男色義與此同烏乎同中庸期月指一月論語期月指一歲各隨文解之爲得　補註

毛西河曰期者復時之名謂自子月復至子月丑月復至丑月故期是周歲尚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此明可據者不知周歲曰期周日亦曰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謂自旦至旦既已復時則亦謂之期故曰期焉則此期月者是期與月二字不連屬或一日或一月合稱期月與論語日月至同

上孟昔者指昨日下孟昔者亦指昨日忽易作前日失之莊子引墨生

不敢於治喪何與列子引伯成子高於楊朱何與崇我
短喪章已止也齊宣短喪章已猶止也【補註】禮檀弓得已則吾欲已註已猶止也猶字不必矛謂子貢章愈勝也子貢問師章愈猶
勝也【補註】左襄十三年傳不猶愈乎正義引鄭氏論語註云愈猶勝也猶字不必未信
以爲厲已厲猶病也厲民而以自養厲病也猶字不可
省民之從之也輕輕猶易也輕干里告以善輕易也猶
字不可省杠方橋也方字宜衍雖草履也草字宜衍何
事非君宜註前不宜註後擇不處仁何註孟異乎註論
【補註】王厚齋曰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

居也石林論語釋言云以擇爲宅則里舊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散宜爲古二字之氏非名宜生子叔爲魯文公之族自宜誅出【補注】繹史魯世系文公之後有叔肸聲伯叔老叔弓叔鞅叔輒叔詣叔還叔青云子叔氏出自文公朱竹垞曰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孫宣公奭疏因其說故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不害非告子之名叔父甚微子之誤以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其氏謂施發語聲非至子夏氏卜子禽氏陳子游氏言子貢氏端木子張氏顓孫子華氏公西皆非姓古男

子無稱姓者獨不閑乎此至於明明姓可考而仍以氏作姓總緣不識姓與氏之別若介於子文姓不曰羋而曰鬭齊宣王之姓不曰嬀而曰田是也

四書釋地三續終

栁陽海涵堂雕本

右二集續釋四書中人物鳥獸以及典制訓詁共二百八十四條統前二編共四百二十一條督率精核訂譌補遺先徵君羽翼經傳之功於是大備而不遇同里夔州程先生爲之刊布亦未由以傳書之顯晦固有時哉竊謂分人以財爲惠有限益人知識流澤無窮予小子困頓風塵不克纘承祖業所奉遺編兢兢恐墜頃者困學紀聞註既荷馬嶰谷半查兩先生之力鏤板維揚而是書亦踵而行世乃知嘉惠後學達人有同心也冀自兹以往倘書疏證及潛邱劄記

仝書諸君子閱訂小子協力勷助俾得告成則不朽之感世世以之乾隆八年歲在癸亥仲冬既望孫男學林謹識

或謂此書宜依章句次序以便讀者顧先曾祖當年思議所及隨得隨記未及編次前二集業已行世此刻亦仍其舊猶先志也書中間有疑字疑義難何識處必係傳寫之訛而真本已失無從檢對亦不敢擅更 高明者各以意逆可耳曾孫男大衍檢對畢附識